



高麗史

世家

十七

伊
2809
17



特
2809
17



世家卷第二十八

高麗史二十八

正憲大夫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進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忠烈王一

忠烈王諱𧆞古諱謀又賻元宗長子母曰順
敬太后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申二月癸丑
生四十六年六月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覲
于元王時為太孫受遺詔權監國事元宗元
年八月冊為太子十三年如元十五年尚元

世祖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癸亥元
宗薨甲子百官會于本闕遙尊爲王 戊辰
吏部員外郎郭希份郎將曹精通以善碁被
帝召如元 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
張煥冊爲王 丙戌金方慶帥征東先鋒別
抄啓行 壬辰遣樞密院使朴璆如元賀聖
節 八月己酉元遣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
來令加發京軍四百五十八人 戊辰王至
自元百官迎于馬川亭伴行元使奉詔書先

入京王御帳殿受百官拜備儀仗先詣堤上
宮謁殯殿 己巳以便服皂鞢幸本闕更備
袍笏受詔于康安殿其詔曰國王在日屢言
世子可以承替今命世子承襲國王勾當凡
在所屬並聽節制王受詔畢謁景靈殿還御
康安殿服黃袍即位受群臣朝賀仍宴詔使
詔使以玉駙馬推王南面詔使東向達魯花
赤西嚮坐王行酒詔使拜受飲訖又拜達魯
花赤立飲不拜詔使曰王天子之駙馬也老

子何敢如是吾等還奏汝得無罪耶荅曰公
主不在且此先王時禮耳 庚午遣少卿趙
愉如東寧府推刷逋逃人物 除諸道賀即
位箋 癸酉東征副元帥洪茶丘以忠清道
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
大府卿朴暉代之 以李汾成爲樞密院執
奏 九月乙亥以金鍊叅知政事李汾禧金
佖並爲樞密院副使 丙子宴元使 壬午
王詣大行王殯殿始服斬衰麻經率群臣哭

乙酉葬韶陵釋喪服移御沙坂宮 戊子

王引見宰樞曰自古賢君必賴忠良能底乂
康我家安危只在卿等事有可言不可舍嘿

己丑遣樞密院副使奇蘊逆公主于元

壬辰侍從入元臣僚並加賞賚限品者許通

甲午親設灌頂道場于本闕 戊戌遣齊

安公淑知樞密院事鄭子璵如元謝釐降襲

爵 以堤上宮中書省爲史館還都以來未

營史館奉實錄假藏本闕佛堂庫 冬十月

乙巳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
兵馬事任愷爲副使金佺爲左軍使韋得儒
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金文庇爲右軍使
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
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
帥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
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征日
本至一歧島擊殺千餘級分道以進倭却走
伏屍如麻及暮乃解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

崖多敗金佺溺死 戊申以李汾成知御史
臺事 辛亥親醮三界于本闕 大府注簿
卓之琪以府藏虛竭供費煩重不堪其苦祝
髮爲僧 戊午白氣貫日 辛酉幸西北面
迎公主順安公棕廣平公諱帶方公澂漢陽
侯儂平章事俞千遇知樞密院事張鎰知奏
事李汾禧承宣崔文本朴恒上將軍朴成大
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王賁汾禧等不開
劄對曰臣等非惡開劄唯俟衆例耳蒙古之

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
王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也故責之
甲子命李汾成還京令妃嬪及諸宮主宰樞
夫人皆出迎公主留從臣于龍泉驛獨與開
剃者大將軍朴球等行承宣朴恒言於王曰
史官記人君動作不可一日無也乃令直史
館李源從行 丙寅王至西京時西京屬東
寧府王出銀紵易糧草以給從臣 丁卯王
會公主于肅州西京大興府錄事楊壽等請

從王以行崔坦要而奪之 十一月丁丑王
與公主至京入御竹坂宮先是俞千遇謂張
鎰曰王若以戎服入城國人驚恠乃使崔文
本朴恒請王以禮服入又使康允紹簡有之
再請王不聽有之賤隸也以優得幸拜郎將
宰相百官迓于國清寺門前允紹宋珍啖尹
秀元卿鄭孫琦等執扑馳馬擊逐禮服者侍
從失次分散王與公主同輦入城父老相慶
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大平之期 甲

申以康守衡爲樞密院副使判衛尉寺事上
將軍 乙酉幸本闕設八關會翌日大會公
主幕于儀鳳樓側觀之 丁亥以邊胤知門
下省事朴璆守司空左僕射 辛卯忽赤康
允紹等宴王及公主 丁酉冊王氏爲貞和
宮主王女爲靖寧宮主 己亥東征師還合
浦遣同知樞密院事張鎰勞之軍不還者無
慮萬三千五百餘人 十二月乙巳遣判閣
門事李信孫將軍高天伯如元賀正又付別

箋以奏曰小邦自來分遣州郡守令勸課農
桑又令諸道按察使督察播收之事比來連
年供給官軍民頗凋弊今若上國又遣諸道
勸農使則子遺之民供給元來貢賦者幾何
應副勸農之命者幾何猶有國名想於聖意
謂不至此所恨三韓之地未得一經天眼謂
臣誣妄乞遣剛明重實之臣審其虛實而以
勸農之事一委於臣臣將率籲百姓諫其勤
怠以副聖上憂民之意 丙午追尊妣靜順

王后爲順敬太后 甲寅元遣黑的來爲達
魯花赤 乙卯移御沙坂宮 丁巳宰樞議
曰金侍中若還必即開劓開劓一也盍先乎
於是宋松禮鄭子璵開劓而朝餘皆效之唯
抄奴所由電吏皆仍舊初印公秀常勸元宗
效元俗改形易服元宗曰吾未忍一朝遽變
祖宗之家風我死之後卿等自爲之 庚申
命元宗魂寢僚屬國子監貞等仍舊服 庚
午侍中金方慶等還師忽敦以所俘童男女

亥乙

二百人獻王及公主

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放朝賀率群臣遙賀正
旦宴于西殿 丙子東征元帥忽敦洪茶丘
劉復亨北還 丁丑貞和宮主享公主饋遺
左右官寺 戊寅冊公主爲元成公主 庚
辰遣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上表
曰小邦近因掃除逆賊惟大軍之糧餉旣連
歲而戶收加以征討倭民修造戰艦丁壯悉
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早晚水禾不登場

高麗史卷二十一
軍國之需斂於貧民至於斗升罄倒以給已
有採木實草葉而食者民之凋弊莫甚此時
而况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
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舉事於日本則其戰
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國已皮之不存
是為無可柰何矣天其眼所未到應謂豈至
於此歟伏望俯收款款之誠曲諒哀哀之訴
乙酉移御竹坂宮 二月己酉副達魯花
赤周世昌卒 丙辰王如奉恩寺 戊午始

安公綱卒 戊辰以王生日為壽元節 庚
午元遣蠻子軍一千四百人來分處海鹽白
三州 三月庚辰幸王輪寺 辛巳元遣宣
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河文
著來 戊子元遣使督東征軍留者以歸
辛卯王及公主幸北山洛山寺 門下侍中
金方慶自元還時王請避暑于西京帝許之
癸巳遣郎將簡有之等如西京相避暑之
地 乙未親設藏經道場 夏四月己酉王

及公主如賢聖寺爲帝祝釐 壬子元流盜賊百餘人于耽羅 庚申王及公主幸興王寺及還宰樞宴于藥王院南峯 五月壬申忠清道按察使金應文忤旨罷以中郎將嚴守安代之 甲戌王聞詔使來率侍臣時服迎于西門外乃五僧也 命宰臣洪祿適攝事于景靈殿籩豆缺假內殿淨事色以祭 已卯移御左僕射朴璆第 西海道都指揮使上言本道貢賦自庚午年多逋欠按察使

及守令之罪也左右倉考正別監與同罪請皆罷職從之既而因左右之請復其任 壬辰達魯花赤黑的禁人挾弓矢 六月庚子朔日食 辛丑王如奉恩寺 壬寅遣元卿等十人如元進鷹 庚戌郎將張得清隊正郭份起從捉虎使倚勢受賂囚于街衢所得清份起爲按察使所劾恐法司按律斷罪乃托內僚自請囚冀得流宥也 癸丑初作宣傳消息 丙辰元遣使詔赦耽羅賊黨逃匿

州縣者 戊午奉安元宗木主于魂殿神御
于安和寺 甲子新定禿魯花超三等授職
都校署丞韓謝奇僕射康之子樞密李汾禧
之婿年未二十超拜八品人多非之 丁卯
以公主生辰放囚 戊辰分遣外山祈恩別
監于忠清慶尚全羅東界道 己巳王不豫
放二罪以下配島者移免赴京 命洪子藩
祠智異山 秋七月丙子移御承德府 甲
午達魯花赤黑的還元宗之復位也黑的奉

詔而來性譎詐難信及爲達魯花赤甚倨王
屢抑之不敢肆其志及是告歸王與公主留
之不聽 遣同知樞密院事許珙將軍趙仁
規如元賀聖節公主恐黑的讒構遣式篤兒
偕往覘其所爲 八月癸卯移御竹坂宮
乙巳撤堤上宮修五大寺 丁未濟州達魯
花赤遣使來督戍卒王令金光遠等調四領
兵雖兼近侍悉皆僉發使將軍梁公勣等領
行 辛亥元卿還自元帝禁忻都等擅捕鷄

高麗史卷二十八
子止令尹秀李貞元卿捕養以進王於是禁
諸道捕鷄者 戊午王及公主移御賢聖寺
壬戌以公主病遣將軍高天伯如元請醫
九月癸酉移御沙坂宮 丁亥令臺省各
進直言 戊子元遣使與劔工古內來古內
在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 丁
酉公主生子諱于沙坂宮 冬十月辛丑宜
春候該卒 庚戌元遣岳脫衍康守衡來王
出迎于宣義門外詔曰爾國諸王氏娶同姓

此何理也既與我爲一家自宜與之通婚不
然豈爲一家之義哉且我太祖皇帝征十三
國其王爭獻美女良馬珍寶爾所聞也王之
未爲王也不稱太子而稱世子國王之命舊
稱聖旨今稱宣旨官號之同於朝廷者亦其
比也又聞王與公主日食米二升此則宰相
多而自專故耳凡此皆欲令爾知之非苟使
爾貢子女革官名減宰相也黑的來言爾國
事非一並不聽許爾其知之 壬子以將獻

處女子元禁國中婚嫁 丙辰賜崔之甫等
及第因時多故除宣花呵喝 壬戌改定宮
制 以元將復征日本遣金光遠爲慶尚道
都指揮使修造戰艦 十一月癸酉以改官
制告于宗廟 乙亥畫浮屠觀世音菩薩像
十二軀設法席于宮中爲帝祝釐 庚辰幸
本闕設八關會 癸未遣僉議贊成事俞千
遇如元賀正告改官制獻處女十人 癸巳
分遣部夫使于諸道 元遣使來作軍器以

起居郎金磾偕往慶尚全羅道歛民箭羽鏃
鐵 十二月乙未幸魂殿行七虞祭 甲辰
遣將軍高天伯及式篤兒如元請以明年親
朝 乙巳監察司劾上將軍康允紹起於賤
隸免之 丁未遣帶方公澂率衣冠子弟十
人如元爲禿魯花賜以景靈殿五室白銀祭
器 庚申以金方慶爲上柱國奇洪碩爲軍
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 是月元遣中書負
外郎石抹天衢爲副達魯花赤

子丙

二年春正月丁卯朔群臣賀正于王用幣命
賜內帑銀紵支其費歲以為常元帥忻都達
魯花赤石抹天衢各獻馬 乙亥設法席于
普濟寺為帝祝釐每值聖甲日行之時謂之
乙亥法席 丙子帝命除造戰船及箭鏃
丁丑元遣別古里來頒曆詔曰四時不忒推
鳳曆以紀年萬國攸同矧雞林之受朔若稽
舊典用布大和今賜至元十三年曆日一本
卿其敬授農時益遵田正籍爾蕃宣之力贊

于平秩之功率勤南畝之民罔知遊惰爰俾
東陲之俗丕變雍熙庶績其凝朕言無替
己卯元遣使來求鉄 庚寅少尹朴瑞將赴
安西都護府宰樞言安西生券軍所聚守非
其人恐不能制少尹金城有口辨且嘗為金
方慶南征佐幕頗識蒙漢軍情偽請以代瑞
從之 以清州凋弊權罷判官 壬辰王及
公主與達魯花赤觀獵于猫串 乙未忻都
妻享王仍獻良馬 二月丙申朔宴忻都妻

于內殿 壬寅俞千遇還自元前所進處女
只留崔甸崔之守女餘皆放還 乙巳閱樂
於宮門王與公主觀之賜銀布 丁未王與
公主幸本闕 己酉燃燈王如奉恩寺士女
填巷相慶曰豈謂今日復見昇平舊儀 三
月己巳忻都享王 辛未飯僧二千于毬庭
遣中郎將張得精如元獻鉄 甲戌幸賢
聖寺 遣郎將李仁如元請行宮料且費銀
換鈔 丁丑雨雪赦曰予以否德嗣守丕基

于今三年將與公主朝于天子而天譴屢彰
敢不冰兢欲消災變當布殊恩不忠不孝外
二罪以下咸赦除之 戊寅王及公主幸昇
天府觀潮 己卯以鷹坊人倚勢虐民遣中
郎將元卿等于諸道糾治 甲申達魯花赤
詰之曰稱宣旨稱朕稱赦何僭也王使僉議
中贊金方慶左承宣朴恒解之曰非敢僭也
但循祖宗相傳之舊耳敢不改焉於是改宣
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 庚寅幸

康安殿設藏經道場 閏月丁酉元遣林惟
幹及回回阿室迷里來採珠于耽羅 庚子
益店一千餘戶災 甲辰設三界大醮于康
安殿 辛亥王與公主觀獵于天壽寺南郊
癸丑元以前所進禿魯花謂非衣冠之胄
皆遣還 乙卯雨雹于寧越縣大如鵝卵鳥
雀中者皆死 庚申命有司行夏享于宗廟
王將以四月四日朝京師故卜此日用之
甲子元遣楊仲信賫幣帛來爲歸附軍五百

人聘妻王遣寡婦處女推考別監正郎金應
文等五人於諸道先是慶尚道屯邊官軍頭
目申中書省曰高麗人無時乘驛致其疲弱
設有他變恐不及時中書省移牒禁之始立
劄子色應文等各受鋪馬劄子以行 夏四
月庚午置歸化部曲蘇復別監 辛未雪
癸酉王及公主幸都羅山 耽羅星主來朝
命序四品之下 丙子元勅歸附軍輟其半
以歸於是追還金應文等 五月丁酉知僉

議府事致仕張鎰卒 乙巳王與公主辛本
闕設仁王道場 將軍高天伯自元還帝勅
停親朝 壬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 六月
乙丑王如奉恩寺 丙寅遣大將軍尹秀中
郎將朴義如元獻鷄 丁卯王與公主幸竹
坂宮相新宮基地 壬申林惟幹採珠耽羅
不得乃取民所藏百餘枚還元 元賜絆襖
于合浦軍馱用驛馬百四十三匹 壬午禱
雨于諸寺 丙戌遷景靈殿仁宗真于靈通

寺祔元宗真于景靈殿 丁亥密直副使崔
文本卒 辛卯雨 壬辰叅文學事俞千遇
卒 秋七月乙未祔元宗于宗廟以平章事
李世材蔡楨配享 丙申以柳璈爲僉議侍
郎贊成事監修國史判版曷司事李汾禧知
密直司事 丁酉將軍車信自元還帝賜王
重錦七十匹 元遣王延生推刷耽羅人物
延生司徒禎庶子也珍島之敗没入元 戊
戌都兵馬使言禿魯花子弟至京師請托而

高麗史卷二十一
還者請皆免官追徵盤纏銀紵國贖馬王許
之除免官 丙午元遣使來採金 癸丑遣
大將軍印公秀及達魯花赤採金于洪州只
得二錢 遣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
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一曰達魯花赤經歷
張國綱明敏清平百姓德之瓜期已滿乞令
留任一曰小邦秤制異於上國前者蒙賜一
十六斤秤一連十斤半等子一槃三斤二兩
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周遍乞更賜秤子

等子各五百 甲寅元使問達魯花赤石抹
夫衢所犯不服囚之王遣朴球請之乃釋
八月甲子都兵馬使請降號賊鄉尚州清州
海陽珍島等州且從賊入耽羅者禁錮王只
許禁錮 丁卯以將軍崔有滄爲人物推考
別監伴張國綱往合浦 庚午命內侍佐郎
郭預以六韻詩試世子府侍學公子取李益
邦等 甲戌王與公主獵于德水縣馬堤山
王率忽赤鷹坊親御弓箭鷹鷄縱橫馳騁父

老見者皆嘆息 己卯王獵于昌樂院 癸
未以左司議大夫李仁成爲選軍別監 元
遣鷹坊迷刺里等七人來王賜宅及奴婢
丁亥飯僧千四百于毬庭王及公主親臨侑
飯僧宗悟陞座說法王賜宗悟銀瓶十五
元遣塔刺赤爲耽羅達魯花赤以馬百六十
匹來牧 己丑東寧府千戶韓慎來刷人物
一 九月壬辰王與公主幸王輪寺 甲午幸
本闕設藏經道場 辛丑王與公主獵于馬

堤山 甲辰復葬世祖梓宮于昌陵太祖梓
宮于顯陵 丁未謁顯陵 戊午遣諸道巡
撫使 己未達魯花赤享王 庚申元以平
定江淮遣不花來詔赦天下 冬十月壬戌
朔賜李益邦等及第 癸亥親醮于康安殿
甲子元遣忽刺歹命王及公主以明年五
月入朝又移放羅州馬於珍島又罷合浦鎮
邊所稍工水手又令西海道歸附軍自耕而
食 乙丑太白晝見 戊辰金方慶受虎頭

金牌仍費詔書還王出城以迎 己巳謁昭陵 乙亥親禘于大廟上謚冊 丙子郎將鄭福均還自元帝賜枰子三百 戊寅教曰先代君王既行禘禮必肆大恩近以天子之詔已赦一切罪犯然其後有犯者皆可除之國內山川神祇宜加德號 甲申王獵于赤田之南 庚寅遣譯者如元獻日本粟初趙良弼得日本粟種于義安縣至是結實 十一月甲辰設八關會幸儀鳳樓行般若道場

乙巳地震聲如雷 戊申中郎將康之邵還自元之邵以推刷人物如元不得而還 癸丑遣中禁指諭金富允如元進黃漆且請明年入朝鋪馬及草料 南京司錄李益邦賈八關賀箋來有人以私憾因內豎譖之王遣螺匠鎖頸以來 甲寅知僉議府事鄭子璵卒 丙辰達魯花赤張榜國人軍士外禁持弓箭兵器 遣判秘書寺事朱悅將軍俞洪慎如元賀正 十二月壬戌傳旨宰樞曰

近者星文屢變寡人思欲修德弭災卿等各
言時政得失無有所諱宰樞以十二事上書
秘而不發 丙子夜有人投匿名書誣告貞
和宮主呪咀公主又齊安公淑金方慶等四
十三人謀不軌於是囚貞和宮主及淑方慶
等柳璈涕泣力諫公主感悟皆釋之 甲申
遣將軍高天伯及忽刺歹如元上表曰巫蠱
之言鼓虛而起聖明之鑑燭實可知今者達
魯花赤持匿名書來示言有四十餘人聚謀

丑丁
復入江華若其所言誠或有據固宜當面而
露告何乃匿名以陰投此必有憾於國有怨
於人妄飾而爲之者耳所錄四十人中有身
沒已過五年者則其誣妄可驗也乞降明斷
自今匿名書悉令勿論 是歲發諸道丁夫
伐木交州道界輸之京城凍餒多死
三年春正月辛卯朔放朝賀 甲午以金方
慶爲世子師柳璈爲傅元傳爲保金坵爲貳
師許珙洪祿道李汾禧韓康爲調護張暉知

詹事府事任翊薛恭儉爲左右贊德李信孫
宋玠爲左右庶尹其餘宮官皆置之 丙申
以朴恒爲密直副使 壬寅冊子諫爲王世
子 甲辰以王將入朝預設燃燈 甲寅元
樞密院牒達魯花赤禁國人持弓矢蓋信匿
名書也 二月庚申朔親醮于本闕 壬戌
達魯花赤石抹天衢言於王曰王何踈賢士
而親無賴之人王默然 丁卯遣張舜龍如
元上書中書省曰今蒙省牒樞密院奏奉聖

旨令茶丘前去高麗與忻都一同勾當者征
日本還家三千軍也教去者本院照得站軍
二百名還家屯田軍三千名并闊端赤依先
往日本時數目應副米糧草料承此照得小
邦自至元七年以來征討珍島耽羅日本大
軍糧餉悉於百姓科收爾後見在合浦鎮邊
軍耽羅防護軍益白州歸附軍并闊端赤一
年都支人糧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斗
馬牛料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皆以

漢斗計亦於百姓科收今者所遣屯田軍二千二百并闕端赤等糧料更於何處索之曾於至元七年奉聖旨應副屯田軍二千人牛隻農器糧種今經數年必有所儲請以經略司見收子粒支應又馬郎中所蓄兵糧竊恐年深漕爛不中食用照得至元十一年省牒益州合浦軍馬糧料合於馬郎中所蓄兵糧內補支今此軍馬糧料亦請將兵糧米支應令小邦殘民免致重困又奉牒歸附軍合用

牛具擬於小邦和買不許買直照得至元十三年歸附軍回還者其求到妻室匹絹分付達魯花赤收管請於內撥取依至元九年種田軍牛具買直每頭絹四匹舊例和買已巳僉議府言公主怯忪口及內僚廣占良田標以山川之受賜牌不納租稅請還賜牌不聽 癸酉朱悅還自元言丞相哈伯謂悅曰急難相助親戚之意也今北鄙有驚宜令金方慶之子忻將兵出境以聽指揮 甲戌王

輪寺文六塑像成王與公主親設法會 乙
亥中郎將盧英還自元洪茶丘引兵將入我
境帝召還又勅還歸附軍五百人舉國皆喜
三月庚子大府火延燒民家八百餘戶
甲寅遣將軍趙仁規如元請入朝 乙卯遣
親從將軍金子廷押送防守軍于耽羅子廷
本內僚林衍之殺金俊與其謀以功許通內
僚出使自子廷始 耽羅大饑民有闔戶而
死者遣崔頌巡視 丁巳元流盜賊四十人

于德州 夏四月癸亥禘于大廟 丁卯元
遣劉弘忽奴來王命李藏茂偕往忠州鑄環
刀一千 壬申宰樞以全羅道王旨別監權
宏割民媚權貴劾罷之宏托內僚復職 丙
子王以將入朝又公主將免身宥二罪以下
停修宮闕監察司啓曰二罪原免非先王之
制請收成命從之 庚辰太白晝見 遣將
軍張舜龍如元請助征北鄙表曰竊見小邦
西路軍悉令旋返未諳何故又聞摘撥北京

路軍上去因念小邦之人唯閑耒耜未熟弓
刀儻得請於睿聰可使充於近衛故選不多
之旅欲明無貳之哀又上表曰近者帥府奉
樞密院劄以三別抄軍所掠人口各還本地
令朴忙古歹三別抄軍千戶劉景昌充撻把
切念於至元八年小國奉聖旨還都時三別
抄驅掠國人逃往珍島敢逆官軍轉入耽羅
盡力拒命其罪實深置之生地聖恩已大豈
可復齒平民其人口既會付臣招刷充軍朴

忙古歹等係是別的軍官不可兼令管領乞
依元奉聖旨仍許臣將三別抄充軍役使又
至元十三年有人告金產小國臣與達魯花
赤差官淘澄得金樣二錢二分進獻也忒古
官人奏奉聖旨這裏金子無急用公主國王
你每用者又准省牒曰將每年所得金子數
目回示即與達魯花赤差官前去洪州等處
淘金計七日用夫工一萬一千四百四十
六名纔得金七兩九分乞依也忒古奏傳聖

旨施行又今年四月小邦碁手曹允通奉聖
旨採掘人參切照人參唯產於東北界其餘
地面罕有之允通擅令各道州縣就產處採
掘輸納臣請隨所產處趁時採納乞令允通
勿得擅便作耗 流人物推考都監錄事裴
悅朴葺于海島各道州郡吏民來匿京城付
勢避役悅葺承宰樞牒推勘勒還有鄭伯芝
者匿西林縣婢二口托以在齊安公第悅葺
推之急齊安公始知伯芝欺已即令出二婢

巴
巴

付諸都監都監即使驛吏遞送西林伯芝乃
以二婢屬于元成殿織室司司牒都監召還
二婢行已遠不能即至伯芝譖悅葺不從王
旨王怒流之 丙戌太白晝見 五月壬辰
遣僧六然于江華燔琉璃瓦其法多用黃丹
乃取廣州義安土燒作之品色愈於南商所
賣者 丁酉王如興王寺還登籍田南峯邀
達魯花赤觀獵 戊戌元流罪人三十三人
于耽羅 庚子親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

丹
丹

壬寅命監修國史柳玟修國史元傳同修國
史金坵修高宗實錄 辛亥禁官私松簷每
暑月宮闕都監作松棚於寢殿例賜銀瓶二
王曰禁官私松棚而我獨爲之可乎改以編
茅時人語曰都監負失二銀瓶矣 甲寅張
舜龍還自元中書省奉聖旨牒云脫歡八都
兒殺退百姓已安爾軍不須來又牒云洪州
等處淘金功役權時停罷俟農隙依元牒施
行 六月庚申遣將軍車信如元獻虎皮

以將軍安迪材爲合浦防護使 乙酉以忻
都子琪守司空琪娶安平公女比宗室例授
是職且不姓而名 秋七月庚寅造成都監
令諸王宰樞至各領軍人出丁夫有差輸材
于山闕一日役者徵米一石 甲午以公主
之行恐人壓見命撤路傍家樓 丙申有旨
曰民屬鷹坊者二百五戶其除一百二戶時
齊民苦於徵斂爭屬鷹坊莫記其數而云二
百五戶者妄也除一百二戶如九牛去一毛

耳鷹坊猶歛銀紵布於其人私自分之時
人語曰飼鷹非肉銀布滿腹 觀候署言謹
按道誥密記稀山爲高樓多山爲平屋多山
爲陽稀山爲陰高樓爲陽平屋爲陰我國多
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惟闕
內不高其屋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
都監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是則不述
道誥之言不遵太祖之制者也天地剛柔之
德不備室家唱隨之道不和將有不測之灾

可不慎乎昔晉獻公欲作九層之臺荀息累
十二博碁更累九雞子其上以諫曰一失社
稷危於此也遂壞其臺惟殿下察之王納其
言是日王暴得疾甚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
鷄公主許之王避病于金方慶第 丙午移
御正因寺疾稍愈 丁未遣密直副使朴恒
如元賀聖節上書中書省曰小邦舊例世子
襲爵必改名臣之今名未穩會以申請未蒙
明降伏望善奏又請以馬郎中兵糧給耽羅

耳鷹坊猶斂銀紵布於其人私自分之時
人語曰飼鷹非肉銀布滿腹 觀候署言謹
按道詵密記稀山爲高樓多山爲平屋多山
爲陽稀山爲陰高樓爲陽平屋爲陰我國多
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惟闕
內不高其屋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
都監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是則不述
道詵之言不遵太祖之制者也天地剛柔之
德不備室家唱隨之道不和將有不測之灾

可不慎乎晉獻公欲作九層之臺荀息累
十二博碁更累九雞子其上以諫曰一失社
稷危於此也遂壞其臺惟殿下察之王納其
言是日王暴得疾甚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
鷄公主許之王避病于金方慶第 丙午移
御正因寺疾稍愈 丁未遣密直副使朴恒
如元賀聖節上書中書省曰小邦舊例世子
襲爵必改名臣之今名未穩會以申請未蒙
明降伏望善奏又請以馬郎中兵糧給耽羅

耳鷹坊猶歛銀紵布於其人私自分之時
人語曰飼鷹非肉銀布滿腹 觀候署言謹
按道詵密記稀山爲高樓多山爲平屋多山
爲陽稀山爲陰高樓爲陽平屋爲陰我國多
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惟闕
內不高其屋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
都監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是則不述
道詵之言不遵太祖之制者也天地剛柔之
德不備室家唱隨之道不和將有不測之灾

可不慎乎晉獻公欲作九層之臺荀息累
十二博碁更累九雞子其上以諫曰一失社
稷危於此也遂壞其臺惟殿下察之王納其
言是日王暴得疾甚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
鷄公主許之王避病于金方慶第 丙午移
御正因寺疾稍愈 丁未遣密直副使朴恒
如元賀聖節上書中書省曰小邦舊例世子
襲爵必改名臣之今名未穩會以申請未蒙
降伏望善奏又請以馬郎中兵糧給耽羅

合浦屯守軍又請罷鑄劍採金貢參 庚戌
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 王捨宮爲旻天寺
將上額百官皆不欲裴挺阿旨揭額人皆非
之 甲寅移御于承德府又移金忻第 丙
辰內豎梁善大守莊等告慶昌宮主與其子
順安公琮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命中贊金
方慶訊之不服 八月丁卯遣趙仁規印侯
如元進鷄子且表奏琮呪咀事略曰人而揚
醜于家雖有慚德親或作離於已能無怨心

儻承允許之明綸請從謫居而自艾 庚午
有旨燃燈自明年復用正月十五日 庚辰
元流罪人四十于耽羅 九月己丑王與公
主觀水磴 辛丑王與公主觀獵于馬堤山
壬寅趙仁規印侯還自元廢慶昌宮主爲
庶人流琮及終同于海島 癸卯地震 丁
未還宮 庚戌王與公主幸普濟寺飯僧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戊午以金伯均爲慶
尚道指揮使 己未王與公主幸王輪寺

甲戌耽羅達魯花赤塔刺赤如元 乙酉元
遣郎哥歹來賜鵲 十一月乙未密直副使
李頴卒 丁酉移御本闕 遣國子祭酒金
愔郎將尹萬庇如元賀正 全羅道按廉副
使禹天錫秩滿將還至全州封四笥屬所信
吏曰文簿也付漕船以送州守宋愔發視之
於文簿中雜置紬紵愔還之 壬寅王與公
主移御李貞家 壬子還御本闕 甲寅以
慶尚道饑減租稅 十二月丙辰流南京副

使崔資壽司錄李益邦于海島 元遣捉虎
使禿哥等十八人以馬三十匹狗百五十來
丙寅移御沙坂宮 丁卯前大將軍韋得
儒中郎將盧進義金福大等誣告金方慶謀
叛命贊成事柳墩元傳知密直事李汾禧韓
康承旨李摺與忻都天衢雜問王知其誣妄
釋之 是歲前軍器注簿洪宗老欲貫其子
仁伯罪說達魯花赤以謂多識產金處於是
遣國學直講崔諷率宗老採金子洪州稷山

寅戊

旌善役民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七十日
纔得七兩九分

四年春正月己亥燃燈王如奉恩寺除伎樂

壬寅王如奉恩寺與忻都茶立鞠方慶及其子忻 辛亥叅知政事朴松庇卒 壬子

郎將李仁賈頒曆詔還自元王出迎于城外

二月丙辰王會忻都茶立于興國寺鞠方

慶不服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 庚

申親醮于本闕 癸亥遣將軍印侯如元奏

流方慶 丁卯以柳墩判典理司事金坵叅

文學事康守衡知僉議府事許珙判密直司

事李汾禧爲密直司使韓康洪于藩知密直

司事朴恒同知密直司事奇洪碩張曄爲密

直副使又以韋得儒爲上將軍盧進義爲將

軍茶立請之也 庚午耽羅達魯花赤塔刺

赤還自元帝賜王海東青 壬申遣大府少

尹趙瑜等于東寧府推刷人物 癸酉以慶

尚道軍料別監劉鉉忠清道王旨使用別監

高麗史卷三十八 三十一
黃守命全羅道按廉使李洪儀皆爲其道勸
農別監 丙子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 已
卯元遣閔闕等來頒詔 癸未令諸王至
權務斂與鉄粧忽奴所鑄環刀 三月丁亥
太白晝見 壬辰以譖元者皆籍叛入江華
故命罷船兵 甲午印侯還自元帝召還洪
茶立又命王入朝 戊戌有旨以安東京山
府管內郡縣貢賦除大府迎送小府等庫所
納外皆輸于元成殿 復置清州判官及唐

城監務 韋得儒盧進義言於茶立曰國家
談禪法會所以咀上國茶立遣人報中書省
已亥遣將軍張舜龍中郎將白瑯如元告
以入朝王嘗謂大臣曰朝覲諸侯享上之儀
歸寧女子事親之禮遣使請與公主入朝以
鋪馬七十匹將行術家告以陰陽拘忌王疑
而止及得儒進義告變方悔之命有司促裝
各道國贐馬未至今州郡事審官先納馬馬
價踴貴 夏四月甲寅朔王及公主世子如

元元傳李汾禧朴恒宋玠康允紹等從行
已未郎舍以無功有世累者多拜官不署告
身王屢命署之不從王怒命忽赤崔崇逮司
議大夫白文節 壬戌忻都茶立各以馬贖
王且設祖宴白王曰帝問金侍中事在王所
奏如何耳 乙丑下旨曰行宮亭飯務從簡
便以扈從人太多其一百九十人令行從都
監量給糧料乃以銀布市米于東寧府鳳州
屯田千戶朴蒙古大以良馬一匹橐駝一頭

來見王賜銀幣五斤紵布十匹 戊辰張舜
龍白琚還自元謁王於道曰茶立請帝添遣
三千軍其二千五百已渡鴨綠江帝允王所
奏命罷歸茶立又請於全羅道置脫脫未孫
帝不允又勅金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
入朝對辨 庚午王次西京謁聖容殿 己
卯次義州時西北諸州皆附東寧府惟義靜
麟三州不附吏民相率而迎供億勝於他州
五月丙戌遼陽提管達魯花赤等各獻馬

于王 丁亥合浦總管劉蒙古大妻與其子
北歸謁王于道仍獻馬王曰總管軍政清明
百姓稱之不幸而立今見汝母子益復悲哀
元帥忻都遣也速塔兒白王曰我居王國
七年于今未有一善惡則已多惟望王善奏
北京同知康守衡來獻馬一匹 辛卯永
寧公縉子司空熙及雍來獻馬 癸巳忻都
還元 甲午次崖頭站王總管獻橐駝一頭
馬六匹 丁酉次懿州遼陽懿州二達魯花

赤獻馬 辛丑遣前大將軍尹秀市馬于北
京 壬寅北京達魯花赤康希閔獻馬 己
酉次北京鍋窰館行省右承學魯歡叅政張
彥澤簽省阿魯丁總管按察治中等各獻馬
壬子中書省遣哥塔及開平府達魯花赤
將老等來迎 六月丁巳太白晝見經天
庚申次香阿樹林蒙密禽獸所居皇后遣二
宮嬪來迓居人云此天子遊獵之地雖親王
不得舍而使國王宿焉眷遇可知 辛酉帝

遣皇子脫歡皇后遣皇女忙哥歹公主及阿
伊哥赤大王妃來迎于三十里之地且設大
穹廬于開平府東門外待之 己巳王及公
主謁帝帝設宴慰之 丁丑忻都奏帝曰高
麗宰相多占匿民戶免避賦役請禁之又請
罷諸領府爲軍帝曰汝與國王議奏耶曰否
帝不許忻都見王議其事王不對忻都頗憤
恚 戊寅王上書都堂辨方慶事及談禪法
會 庚辰公主誕辰皇后賜塔子袍 是月

叅知政事金鍊卒 秋七月甲申王謁帝奏
曰向聞車駕北征表請悉索弊賦以助征陛
下以遠地不許臣今入朝請躬備戎行以報
聖德帝笑曰北方人以左計撓邊今已奔潰
矣王又奏曰日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
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更造船積穀聲罪
致討蔑不濟矣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
奏之又奏曰陛下降以公主撫以聖恩小邦
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在焉臣之爲國

不亦難哉如茶立者只宜理會軍事至於國家之事皆欲擅斷其置達魯花赤於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國必欲置軍於小邦寧以韃靼漢兒軍無論多小而遣之如茶立之軍惟望召還帝曰此易事耳有閒曰惟堯舜禹湯能行帝王之道其後君弱臣強衣食皆請於臣昔有一君嗜羊肉其臣與之則食不與則不得食宋度宗在此幼兒之父也賈似道擅權使度宗出其愛妾不得已從之安有君而

畏臣去其寵妾哉王之父王何不免材術擅立耶朕聞王亦信宰相之誘如此而能治國則固善其如不能可不愧乎對曰茶立之妾言也帝曰非惟茶立人多言之汝可與宰相擇所以善持國者商量而行王奏曰今姦人以金方慶爲謀叛告於忻都忻都引兵入王京執而訊之無他唯東征將士有不納軍器於官者奪其職而杖之方慶雖無叛狀時爲冢宰不納軍器者不加檢舉罪其踈慢流于

海島然此乃有憾者所讒也後有若此不法者臣請罪之帝曰汝其識哉謂諸官人曰可亟召茶立還又問忻都何如對曰忻都韃靼人也可則可矣使茶立存則與高麗軍妾構是非雖忻都不能信望令茶立與高麗軍皆還于朝以韃靼漢兒軍代之帝曰可王語哈伯平章曰王京達魯花赤秩滿而郎哥歹嘗往來小邦若以為代可使如耳目也哈伯以奏帝曰安用達魯花赤為抑郎哥歹么麼

妾
之
女

人也因問康守衡曰高麗服色何如對曰服韃靼衣帽至迎詔賀節等時以高麗服將事帝曰人謂朕禁高麗服豈其然乎汝國之禮何遽廢哉乙酉王在元哈伯平章謂康守衡趙仁規曰昨有勅其議可以安集百姓者來奏王遂命宰樞與三品以上議之皆曰上下皆撤處干委以賦役可也處干耕人之田歸租其主庸調於官即佃戶也時權貴多聚民謂之處干以逋三稅其弊尤重守衡曰必

以點戶奏 丁亥帝賜宴于內元朶 中書
省令具錄本國累朝事跡及臣服日月與帝
登極已來使介名目國王親朝年月以呈因
國史院報也 己丑王進鷄子于帝及東宮
壬辰王與公主赴宴于外元朶 王上書
中書省曰小邦姦佞之人欲釋宿憾飾辭妄
告或投匿名文至謂之謀叛管軍官達魯花
赤因而拷問騷擾一國今後如有似前告訴
者請自窮究事由申覆上司無令官軍驚動

百姓又有惡人謀撓國家每以遷都江華籍
口騰辭請使種田軍入處江華以塞讒言之
路東征元帥府於全羅道擅置脫脫禾孫又
申覆上司云高麗人多乘無筍子鋪馬亂行
走遞又有乘駕船隻成隊往還恐發事端為
此差官領軍四百充脫脫禾孫勾當然小邦
會奉省旨國內往來之人許國王自給筍子
自是來往使介必給筍子安有無筍子而亂
行走遞者耶小邦自來例以水路轉漕三京

此外只是釣漁之人安有乘舟成隊往來者
耶帥府舞辭申覆不待明降差脫脫禾孫領
四百軍前去又有耽羅達魯花赤於羅州海
南地面擅置站赤是何体例伏望善奏明降
東寧府元是小邦祖宗京都崔坦等非其鄉
貫奪而處之祖宗祠宇祭享皆廢伏望還其
尺土俾修孝祠會奉聖旨己未年己來驅掠
人許今放還年前又有省旨北京東京路東
寧府庚午年己來逃誘擄掠之人亦令推刷

還之目今還者未見一二伏望更令推刷其
有累世居住不便移徙者於東京路地圓聚
以充公主行李廝養之役耽羅珍島攻破時
官軍所虜其有逃閃者則推刷為然矣攻破
之後齒役平民者妄稱虜獲據充驅役甚是
難便望行禁止小邦道里遼遠事有要急必
馳驛以聞然請筭子於達魯花赤然後得遣
或致遲誤望依諸駙馬列亦許自給筭子西
海道內谷州遂安兩城往年投拜搭察兒大

高麗史卷三十八 三十八
王大王使吉里歹來點民戶尋蒙省旨云諸
王投下不得一面收拾民戶况高麗附屬國
上不合收拾今崔坦等逐去本國差遣官員
擅自管領若聽取坦等一面誑辭似不合理
西海道殷栗縣不曾投拜崔坦坦等妄稱投
拜爭一十七戶已受省旨復屬本國今年三
月復爭如前於一十七戶內又令餘人圓聚
影占管領是何體例小邦諸島雖多皆與陸
地不遠上司所遣罪人已難安置况今耽羅

上
三
方

地元放罪囚并使移置非惟置之無地朝夕
恐生他變其耽羅元放罪徒乞令依前住坐
仍使官軍監守據本國官司告狀有男名大
貞者於五月十四日到巡馬所言今月初四
日與注壯男出王京城外日暮將還被兩人
驅虜至京北山谷間復有六人將驅到童僧
二介童男女并七人馬十二匹牛三頭殺牛
喫了從山路而行大貞幸得逃來巡馬差人
押大貞追搜路上捉拿一人問得說稱本國

鄭喬家奴名達達茶花住坐東京地面與斜
米寨鄉老高婁舍百姓兩托也吾那王三郭
相古乙馬等六人到王京等處捉獺訖竄伏
深谷間謀欲驅虜人物牛馬而去其言如此
遼陽之人潛行驅虜常常有之未得其跡今
幸捕得達達茶花實是天幸望根究其徒置
之重法以戒後來下東京提管府所虜人物
並令還本後有如此歹人許令本國治之以
法時達魯花赤依蒙古制置巡馬所每夜巡

跡
跡

行禁人夜作 癸巳王與公主上壽于帝翌
日又上壽于皇后 丙申王謁帝帝使樞密
副使孛剌問官軍騷擾之事忻都在側曰吾
軍所以擾民王如知之今可言矣王曰爾麾
下因方慶事侵吾兒家執以付汝汝即杖之
吾兒家尚未免况百姓乎汝等訴予以不能
安集百姓汝之騷擾如是予烏能安集哉謂
孛剌曰予不忍與此輩共處帝賜臣一區地
臣率吾民以來盡力於上臣所願也孛剌曰

帝只問官軍騷擾耳王何至如此奏乎帝賜
王及公主衣各一襲從臣宰樞至四品各賜
金塔子表裏其餘各賜注絲表裏從臣各獻
白紵布于公主以謝 戊戌元使平章哈伯
副樞字刺諭王曰告金方慶者二人皆死無
可對訟朕已知方慶冤抑而赦之又命罷忻
都茶立軍種田軍合浦鎮戍軍皆還王將退
復召至前曰朕不識字麤人爾識字精細人
其聽朕言成吉思皇帝嘗曰人苟小有孝心

天必知之爾欲享我將汝一瓶酒一石米以
來是亦孝也王奏曰臣嘗奏請召還茶立軍
不勝惶恐今盡召諸軍還感祝萬壽而已帝
曰此事何足恐乎可恐者有二妄言與違言
是也汝善治汝民毋爲諸國後世所笑可也
王曰諸軍還時恐有驅迫良民者請禁之帝
曰我既有言誰敢將汝一民來耶王曰願得
上所親信韃靼一人爲達魯花赤帝曰何必
達魯花赤汝自好爲之王曰小邦亦請依上

國法點戶又請留合浦鎮戍軍以備倭寇帝
曰何必留之其能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
汝國人鎮戍倭寇不足畏也若點戶則可自
爲之又曰天漸寒馬將瘦及野草未枯可還
去 辛丑哈伯孛刺謂忻都曰汝軍士有以
高麗民稱爲妻黨挾帶而來者汝其不怕聖
旨乎又謂王曰征珍島耽羅時官軍所攜者
王亦不爭也 壬寅帝賜王海東青一連駙
馬金印鞍馬王飲餞于東宮 癸卯王辭歸

帝使恟薛旦安禿丘護送至北京又遣脫脫
兒等三官人祖送東門外命金方慶隨王還
國皇太子亦遣人餞之皇子脫歡皇女忙哥
歹皆至諸官人以達達歌舞侑觴王使忽赤
能歌者歌感皇恩曲以酬之 丁未遣金周
鼎張舜龍于西海道趙仁規印侯于慶尚道
郎將金天固于全羅道分揀人物命曰若諸
軍挾帶人物除父母許嫁妻室外餘皆勿與
仍屬天固爲內侍舌人爲內侍自天固始

八月丁巳遣別將李逢如元請歸遂安谷州
戊午遣承旨宋玠賀聖節 壬戌知申事
李摺上時務十餘條王覽畢接而擲之又語
宰樞曰事有可先行者實封以聞對曰歸國
續議以聞 癸亥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甲戌洪茶立還元謁王于道獻馬 丁丑王
過嘉州寨值雨寨人造梁於河以渡之賜督
役百戶銀盤役徒銀一斤 己卯王至東京
忽兒干太子妃獻馬 辛巳遣將軍朴義如

元上都堂書曰據本國來文全羅道按廉使
報今春上司所送罪徒分置道內靈岩郡披
緜島十三名乘桴逃竄追搜得之寶城郡乃
老島二十四名奪行人船逃竄未曾捕得我
在上都嘗言此事本國島子雖多遠陸者少
累次所送罪徒已難安置今所移配耽羅罪
囚置之何地乞還前所仍使官軍鎮守未蒙
明降因今二島罪囚逃竄如此其餘諸島罪
人孰不生心伏望善奏以降明斷 九月甲

申遣吳淑富於東界捕海東青 丙戌達魯
花赤經歷張國綱還元謁王于道曰前者秩
滿當還王報上司留之于今七年今達魯花
赤元帥及官軍皆還一國之福也國綱處事
清平多所裨益 戊子王渡鴨綠江齊安公
淑帶方公激漢陽公儂大將軍孔愉等來謁
獻白苧布 己丑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還元
謁王請契由奚加褒美以其無一善略其辭
辛卯王遣譯者校尉崔奇上書中書省曰

向蒙聖旨令官軍盡還且勅忻都曰軍人指
稱妻家族黨挾帶而來者汝其禁之今官軍
不肯聽信伏望特降明文令本國官司與官
軍一同推刷 丁酉地震 廣平公諲知密
直韓康左承旨薛公儉等八人來謁獻白苧
布忽赤三番又獻馬匹 命日官文昌裕伍
允亨等卜地西京爲明年避暑之所 命贊
成事元傳等祀聖容殿東明平壤木覓廟
辛丑遣郎將趙城錄事李致如東寧府招刷

人物 將軍朴義還自元中書省牒曰耽羅
達魯花赤塔刺赤奏留滯耽羅罪囚於高麗
險惡島子裏教入去怎生聖旨那般者道來
兩火兒逃走一擊住一擊不著依在先體例
教耽羅裏入去怎生奏呵奉聖旨別介險惡
島子方便教存住的他每識者 乙巳王與
公主至自元百官班迎于郊是行也凡國家
騷擾事一切奏除國人頌德感泣 丁未叅
文學事金坵卒 冬十月壬子幸王輪寺

癸丑以金方慶爲僉議中贊上將軍判監察
司事賜銀十片 遣趙仁規印侯于慶尚道
括流民附籍 甲寅召金方慶密議是夜流
密直使李汾禧于白翎島第知申事李摺于
祖忽島籍其家尋遣人皆沉于海 丁巳遣
少尹趙愉別將李逢于東寧府推刷谷州遂
安郡殷栗縣人物 宋商人馬擘獻方物賜
宴內庭 己未流茶丘黨清州牧使孫世貞
散負張起及錄事池得龍柳宗等十六人于

海島 庚申贊成事判典理司事柳璪辭職
加僉議中贊仍令致仕以中贊金方慶判典
理司事朴恒叅文學事薛公儉爲密直副使
宋玠爲密直司知申事朴球爲右承旨金周
鼎爲左副承旨 辛酉宥二罪以下隨從官
吏有世累者及內僚皆許通 甲子以郎將
金興裔爲慶尚道各驛鷹坊審檢別監 辛
未新置必闇赤及申聞色 癸酉王獵于馬
堤山 甲戌中贊金方慶享王及公主 丁

五王獵于馬堤山 戊寅郎將李逢還自元
帝歸我谷州遂安殷栗 太白晝見 己卯
以歐妻母流郎將金璉于海島璉本以善造
鞍得幸者也 是月作離宮于馬堤山名曰
壽康即草屋之地 十一月癸未王獵于馬
堤山 戊子濟州達魯花赤享王 丁酉王
與公主幸壽康宮觀獵仍餞郎哥歹全羅之
行 遣諸道計點使三司使朱悅于慶尚國
子祭酒權坦于全羅判少府事崔濡于忠清

殿中尹崔有侯于東界交州判事禹濬冲于
西海 庚子移御李貞家 甲辰大廟屋頽
閏月癸丑遣大將軍趙仁規將軍盧英如
元告歸國且謝恩表曰君親字小之恩乾坤
覆燾臣子享上之懇天日照臨伏念臣恪守
侯蕃阻朝宸所望雲戒道邈隔關山尅日騰
裝猶如咫尺郊迎絡繹臺餽轉豐讒說鼓虛
多般沮毀情衷燭實一切盪除凡所條陳悉
皆頷肯乃至下情之未盡披露亦皆先照而

俾就安便百姓咸得聊生三韓舉欣再造此
蓋伏蒙眷注銀潢之派恩迴木域之春臣謹
當承溫諭非常之寶辭敢忘孝順竭平生所
有之繇力小荅恩憐又奏云前者入朝時面
奏今後如有罪犯人臣請罪之獲蒙制可今
有李汾禧兄弟嘗父事權臣金俊竊弄國柄
反與林衍殺金俊如前擅權至於父王廢立
事首謀倡亂又與盧進義韋得儒交結謀危
國家推明其狀已正典刑是用聞奏 遣將

軍朴義如元獻鷄 乙卯左僕射致仕李湊卒 壬戌以公主有疾放囚 丙子遣將軍卓信藏世子胎于安東府 戊寅遣國學大司成郭汝弼將軍俞洪慎如元賀正 十二月癸未遣速魯哥來問殺李汾禧兄弟流池得龍等事及刷取種田鎮守軍妻婦事甲申宰樞請親朝許之 辛卯放輕繫 王如元叅文學事朴恒知密直司洪子潘右副承旨金周鼎等從行 丙申渡鴨綠江 丁未至

元 是月速魯哥以中贊金方慶判密直許珙還元

四四 義旨

軍朴義如元獻鷄 乙卯左僕射致仕李湊
卒 壬戌以公主有疾放囚 丙子遣將軍
卓信藏世子胎于安東府 戊寅遣國學大
司成郭汝弼將軍俞洪慎如元賀正 十二
月癸未遣速魯哥來問殺李汾禧兄弟流池
得龍等事及刷取種田鎮守軍妻婦事甲申
宰樞請親朝許之 辛卯放輕繫 王如元
叅文學事朴恒知密直司洪子潘右副承旨
金周鼎等從行 丙申渡鴨綠江 丁未至

四四 是月

元 是月速魯哥以中贊金方慶判密直許
珙還元

世家卷第二十八

商書卷第二十八

